

方策新編

外交

95
3064
9



与策新编

下錄下

十二

与策新编
下錄下

5
3064
9-9



國書復讐紀事

勝國之主，侵伐朝鮮，前後七年，聲音報先世之仇。然其禍亦慘矣。誘先世之仇，言高麗王也。我國初乃命對州與朝鮮講和，復修舊好。先是州使者數往朝鮮而

黑川真賴藏書

黑川真道藏書

黑川真賴

不得回

初州使榜七大夫久之不回次告副左近亦次柚谷弥助皆不得回辛丑八月礼曹報州書云要時羅等始到敵邦天將輒即拿送天朝其後處置非敵邦所知即言此事也按懲忿錄要時羅嘗在兵間為小西行長屢使于朝鮮者蓋州之譯生與四郎也

是歲庚子冬慶長五年始得報書而還蓋是之時彼亦既厭上國留屯將士驕傲尤甚欲與我渝平以紓其患也

州使石田甚左衛門始得報還其書不題姓名相傳是彼邊將所報也凡書皆載之續方策合編故不錄焉後皆倣此

明年辛丑州遣橘智正還所擄人口

朝鮮紀年撮要云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對馬島倭平義智連遣橘智正劄還所擄男婦來要和好乞通閩市遣柿根具由奏聞每咨礼兵二部軍門等衙門又云橘智正等又來賀和議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差遣天朝委官嚴辭開諭○橘智正者州將井手六左衛門姓名萬軍門者明經理萬

世德也

八月禮曹報書以謝明年壬寅秋遣全繼信孫文或等來到于州州刷得薩摩州所擄金光等附使而還光朝鮮王威被擄在薩摩者義智以請乃命薩州而還之撮要云三十年壬寅橘智正三次出來察問天兵有無情形難測願得兵水將一員量帶選鋒數百督同本國邊將訓練兵卒使聞聲遠播等情願付賀等陪臣金切奏聞于帝三十一年癸卯對馬島遣橘智正刷還被擄男婦數百餘名來求和

甲辰秋復遣孫文或與僧松雲偕來冬州守平義智帶領二使來到京城乙巳春二月神祖引見雲等優遇遣回

甲辰七月文或及雲齋持禮曹報對州書來議和十二月義智帶領二使來到伏見城乙巳春二月神祖入朝因引見雲等乃令藤正信僧承允等就館會議而還之松雲朝鮮僧葆真大師弟子勝國之難嘗與藤清正相遇于西生浦者也事見于懲忿錄及僧清韓筆記藤正信本多佐渡守承允鹿苑長老也

○撮要云三十二年甲辰七月橘智正等留駐馬
 上投降倭子連續出來情形難測遣僧人松雲于
 日本瓜探賊情刷還本國被擄人口一千三百餘
 名致家康意曰我於壬辰在關東不曾于預兵事
 朝鮮與我實無讐怨請與通和由咨報于遼東
 撫鎮各衙門三十三年乙巳春撫院題曰倭奴窺
 伺朝鮮包藏禍心頃自捨歸之後尚蓄狡謀屢肆
 要挾寔口測相相應委官偵探以使調度原任遊
 擊董正誼前往朝鮮偵探倭情不時揭報
 是歲冬對州遣橘智正使于朝鮮丙午春禮曹報書

因請果欲通和先致國書州乃遣橘智正具狀以聞
 乃附以國書

礼曹書略曰我國通好於日本垂二百年不意壬
 辰之歲秀吉無故動兵辱及先陵至痛在心久猶
 不忘在我固自無通好之理但聞右府盡反秀吉
 所為今若先為致書縛送犯陵賊則我國亦無相
 報之道乎撮要曰三十四年丙午春撫院差原任
 遊擊劉興漢來到本國邊上偵探倭情無論緩急
 不時飛報冬日本國源家康修書通好遣回答使
 呂祐吉慶暹等如日本領事機仍具由奏聞○按

是時國書承允所選美因求菓本於圓光及金地等
藏而竟無所得矣

丁未夏五月朝鮮遣使來聘二國修好實始于此
是歲四月對馬守平義智迎接信使來致京師先
是乙巳夏神祖傳國遷居于駿之府城因命義
智吾今老矣宜諭外使使往聘江城閏月使等到
來都下五月卒聘而還路過府下神祖乃余引
見賜饗而還○撮要云三十五年丁未回答使呂
祐吉回自日本刷還被擄人一千二百四十餘名
探得家康自至國政畫反秀吉所為傳位於其子

秀忠等情具由奏聞

己酉春○月我遣使報聘

太歲戊申二月朝鮮國王李昖薨世子瑄襲封瑄
壬辰之役藤清正所獲王子順和君是也撮要云
三十七年己酉日本差玄蘇平景直修書來謝欲
假道仍修貢大明本國備各撫鎮等衙門○按國
書文缺亦是承允所撰朝鮮回書見于續方策合
編蓋是之時對州奉旨差僧玄蘇平智求等充聘
使因約定本州交國事例所謂己酉約條也玄蘇
字規伯號仙菓州之以町菴長光明萬曆乙未年

賜號本國光國平智求、柳川豐前守，故下野守調
信子也。撮要作景直者，非景直即智求舊名。○撮
要云：四十年壬子，都御史楊鎬因浙江總兵楊宗
業題移咨本國節該全羅慶尚四道半雜倭奴朝
鮮臣民傾心相向云云。備陳本國實狀，須付賀至
使臣趙存性陳奏辨誣，撫院差官黃揚應來到金
山探倭情而玄去。四十一年癸丑，對馬島屢通書契，
言岡白源家康乞由朝鮮通貢上國，辭意難測。遣
朴弘考等具由奏用，按修貢通貢並言我欲與明
通互市耳。事見續方策合編。○撮要云：四十二年

甲寅，賀至使宗英考回自京師。兵部因本國倭情
辨誣事，題奉聖旨：內該國世稱恭順，朕已洞燭倭
奴窺伺，還嚴行修備，以絕狡謀，不宜以道路訛傳
自生疑惑。爾部行文與他知道。

丁巳

元和三

秋八月，朝鮮來聘，賀我統一方內也。

撮要云：四十五年丁巳，先是倭酋家康既滅平考，
賴要請使信使至邊，乃遣吳允謙、朴梓等回荅，兼
緝探情形，具由奏聞。○考金地國師日記是歲八
月，朝鮮信使來到京城，奉獻書幣，乃令師撰回書，
對州之老平口口致書曰：聘而加書，昭其信也。因

聞曩者丁未之聘朝鮮君臣不信我國書以為非
是王其國者也而其使臣為之獲罪矣蓋疑其不
稱王也弊邑二三倍臣切恐今若所賜亦如前式
使者必有所謂以累執事且執政之書斥禮曹名
亦以為無禮也竊惟事體匪輕不敢不口伏願尊
者垂念為國熟計之師乃與諸宰執議林道春與
馮師云自古我王未曾有與蕃夷相向之書也高
麗小夷故我所貽書不寫王字例也道春亦謂所
報禮曹只當改其式已因奉明旨並從其議平口
口者島川內匠也○初州與朝鮮議和曰是則我

偏師忌偏師

內府之意也癸卯八月神祖累拜征夷大將軍
從一位右大臣州人更稱曰大將軍於是和事幾
敗矣昔在勝國之難彼中之人我呼偏師如
清正行長為大將軍如其部下平調信金大夫亦
皆呼云將軍至是議者聞州人之言乃怒曰吾始
聞汝言以為尔國主命也而疑其狡謀果彼大將
軍使也州人百方用論之之事鮮禮曹報島主第
二書云內府第三書云右府亦皆從州人所稱耳
癸卯以來我遺安南東捕寨呂宋等國書皆稱曰
本國大將軍丙午遺朝鮮書原本既亡未知其式

何如也。至於丁未，其所答書式，則云：朝鮮國王姓諱奉書日本國王殿下，即如前世故事也。而我書唯稱日本國姓諱已故今州人所告知此及其使者得我回書，果與州人往復論難，却之不受，別人不知所出，平調興與僧玄方相謀，竊取國書而填王字於日本國下，以授之曰：州為代請，幸蒙允許，然後受之。美按丁未之聘，號曰回答使，蓋言其報神祖所遺之書也。使者到日，神祖傳位，德廟報書，故我今所報非彼所遺，且其書亦不稱王，是則所以有疑於我也。然我書自稱王與不王於

彼何害，而當時議者其言如此，亦何也。國初以來，彼遣使來聘，察我情形以報上國，若有事涉疑訝，則有不易辨明故耳。平調興、柙川、豐前守、故豐前守智永子、玄方、字規伯、號桑林，又稱自雲、玄蘇弟子。○又按國師所議皆不可解。歷朝國史載：天朝所賜高麗、百濟、新羅及渤海等國詔書公式，令亦有賜蕃國詔書等式，豈謂自古我未有與蕃夷相問之書哉。朝鮮申叔舟記載：日本國王代序曰：國王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書，聘問鄰國，天皇不與焉。據此觀之，前世之

主稱異邦曰王，亦可知也。若其不然，則朝鮮君臣豈復以我書不稱王為乖其體式哉？僧瑞溪所錄前世遺朝鮮書，皆刪王字，蓋有所避嫌耳。是非其原式也。

甲子寬永元年冬十二月，朝鮮來聘，賀我新主也。

先是朝鮮國王李暉為其侄李綜所篡，暉素稱仁柔，綜其親侄也。綜因見暉疾，密約暉繼母王太妃于宮中，舉大為號，綜以救大為名，領兵入宮，縛暉投大而不死，令王太妃教其罪而廢之。綜遂即王位。時明天啓三年癸亥也。至是綜遣使賀聘，以繼先

好。○撮要云：天啓四年甲子，先是倭酋秀忠傳位于其子家光，遣鄭宣豈、姜弘重、辛啓榮等回荅，刷還俘口。乙丑，鄭豈等回日本，刷還被擄人一百四十。一名關白言欲盡刷還以兵人等，已生長子孫，不能折居云云。

己巳閏三月，遣使朝鮮，問其兵事也。

先是丁卯春正月，建州虜騎數萬，急襲義州，進陷郭山、安州等所，平壤、黃州等軍望風自潰。王出奔江都，遼鎮總督毛文龍率兵應援，明主乃命巡撫袁崇煥水陸發兵，虜遂與朝鮮和，退據義州。秋，撤

兵而還戊辰年對馬守平義成入覲將還蕃德廟
密令宰臣傳旨遣使朝鮮前往王京詳察事機據
實咨報蓋將發援兵也是歲己巳春正月義成遣
僧玄方平智廣等使于朝鮮閏二月到釜山夏四
月始入王京彼乃謝曰前者狂胡擊擾西鄙未幾
事既平定即今疆城晏然則不至煩大國之憂也
五月使還平智廣者松村宋女也事詳于自雲見
聞錄及札曹報書○撮要云崇禎二年己巳對馬
島酋遣僧玄方等至釜山請上京口陳機事朝廷
許之而使後勿為例玄方至京請通貢上國助兵

平遼具請勿減公貿本貨等事並不准許別加賜
予云方還十月以袁經略奏題有媾倭款奴等語
因賀節使臣李訖具奏辨明

丙子冬十二月朝鮮遣使修聘而國信書始改舊
式

先是對州君臣有訟久之不決義成言信臣平調
興詐為國書罪不容誅辭連玄方即言增添王字
事也猷廟震怒親自責問調興陳曰昔在國初
以故邑之密邇朝鮮而兩國之好委任故邑故邑
是以有往年之請既而不獲命陪臣主愚不知所

出唯國是謀敢不避死以成其好乃到于今罪無
所逃固知之矣玄方曰當彼之時義成尚幼無所
與聞一二倍臣唯與我謀已於是論減其罪流竄
調興玄方十東州乃命義成招接修好且令致大
君之號僧光璘撰書其辭皆取旨耳是歲丙子秋
朝鮮遣任統金世澆黃床等來聘上得其書乃
召林道春開讀問曰其式何如對曰一依盛旨
上喜羣臣畢賀焉自是以往癸未壬戌之間兩國
信書一皆遵守此式矣

後七十四年至於辛卯

正德元年

之聘乃復國初

祖宗

之例矣

初文廟潛第好學無倦博聞強識最習故事嘗
論兩國信書式曰昔鄭一小國分在于大國之間
而衆賢之各盡所長故靡有敗事耳詩曰無競維
人蓋謂之也及其嗣位朝鮮將聘乃命有司各錄
呈事例義因上其議凡十條一曰稱號其略云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不惟言其君臣父子而自
天子以至諸侯及卿大夫士其爵位名號亦皆是
也故下犯上僭也名非其實亂也僭之與亂非其
正也夫大君天子之稱也虞書汝陟元后漢孔安

國傳曰元大后君也大君天子周易大君有命唐
孔穎達疏曰大君謂天子也而今朝鮮官制有大
君者自高麗氏之世始凡其諸君蓋倣周末七國
封君故事若彼大君靡有根據是則夷中偽制也
昔在國初我及朝鮮講和而彼之於我稱之曰王
以其敵禮也近世以來彼國信書稱我以其偽號
蓋是其初我自致之也當時議者皆以為王是天
子之號非我所得升而使我無可稱者遂致此僭
亂也古者天子稱皇三皇是也其次稱帝五帝是
也其次稱王三王是也及周之衰列國諸侯皆僭

稱王秦併天下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並為號漢
因秦制而其封侯稱王四夷君長亦稱王魏晉以
後歷代因之如此視之夏后殷周之世天子稱之
曰王自漢已來王是為君長通稱已天朝天子
稱曰天皇天子之衆子稱之親王親王之子謂之
諸王諸王子孫襲稱傳于四世藩國君長亦皆稱
王若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等是也其高公亦襲舊
號若扶余氏世稱百濟王是也唐書曰
日本初王皆以尊為號更以天皇為號宋史所書
最為好悉王是非天朝天子之號也故朝鮮記

籍載日本天皇國王代序，其所謂國王，稱我盟主也。明人諸書所載豐後王薩摩王，亦皆稱其君長也。孔子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可必言也，言之可必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者所以我有所名，而彼得而稱之也。彼其所稱，而不以為名，何其名之不可必言而不可必行也。臣愚竊惑焉。伏乞博問有識，細加詳識，庶其無所苟而已。上曰：是則有祖宗故事已。或上議曰：古今異言，以有訓詁之學焉。方國殊別，以有方言之作焉。是古非今，貴遠賤近，皆

聽聰

非達者之論也。王之為訓，猶言大君。我東方語言也。前世有議以換其字，以我語相通故耳。然復行之有年于此。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敗厥度。大君之號，可以無改矣。美曰：易曰：大君漢唐諸儒皆以為天子，而為其官勳邑號，止有朝鮮偽制已。而今我使彼致其號，是令君臣我也。是令州縣我也。實諸聖人之言，而僭稱天子，考諸夷邦之制，而降號封君，敗度亂章，莫斯為甚。若用舊章，國初之例，祖宗之式，可謂舊章。詩云：率由舊章，言是不愆，不忘也。書曰：彌尚蓋前人之愆，言其率乃

祖之彛訓也。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繇此觀之，則君子所改可知矣。議者唯曰：國初之例，彼國信書稱我謂王，而我所答不敢稱王。當今之議，若欲彼此相稱曰王，則豈是。祖宗之式哉。○義曰：祖宗之世，二國之書，一皆稱王，只我回書雖孫詐為然，於其体式實得之矣。且彼國之書稱王於我，而我不受之則已，受而報之，則是我非王，亦何也。稱與不稱，奚必擇焉。又難曰：孔子曰：君子名之，可必言也。言之可必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今

知是恐如是

夫稱諸異邦曰王，於其國不稱王。君子名言不可知是之苟也。義曰：禮天子諸侯皆所自稱，內外不同，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周室方伯，其檯天子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內曰：君。吾未聞在內從外辭也。且朝鮮記載有之曰：日本國王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曰：國王。外辭也曰：御所。內辭也。彼亦既知我內外之稱矣。又有議曰：禮云：君與臣同國，非禮也。天皇國王並係之日本，恐其非禮也。必可稱王，則別立其名號，可以定上下之分矣。義曰：近者勝國之世，明

朝禮臣亦有是議曰日本原有王來諗存亡閔白
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封之——天子不允乃封
日本國王夫禮所謂君臣同國以臣與臣僕尊卑
無別為非禮也非言其所稱也古者周王周父而
周公之後為周卿士世稱周公及秦亡亦有楚義
帝楚霸王亂世君臣置而無論武王周公皆聖人
也豈其不知禮乎又議曰本朝之制皇子皇女
拜命之後皆稱親王而今無所受命乃自稱王竊
恐後世必有君子議矣美曰古者人臣之禮無外
交不敢貳也天曆中吳越來聘勅令丞相納其

書幣以報禮焉維我將相境外之交實始自此也
降及叔世霸王代興號令天下異邦之人稱之曰
國王自此而後天皇國王其稱亦分矣明人始有
持明天皇
國王良懷
等語是也猶漢天子稱皇帝諸侯有封王也然我
異姓封王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方今翼戴天
子綏靜諸侯雖由此假王以交隣國亦是所以張
我○皇室鎮撫方外也世之議者只據魏晉南北
等史書以謂本朝天子彼稱為王王之為號非
人臣所得稱而不知彼史臣之體不得不然也紛
紛說我是之由何其自視之卑且陋一至于此魯

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也堂々
天朝天子豈彼藩王之比哉於是遂罷議乃命
對州曰兩國信書一如國初故事以為永世之法
矣○壬辰春外使竣事而還元乃上書曰謹按朝
鮮之末遵循高麗故事耳胡无之世王氏為之御
導寇我西鄙兵連禍結二十餘年西鄙之人畜憤
含怒東我內亂乃修舊怨踰越瀚海伐國墮城侵
彼邊境靡歲咸寧王氏深悔前禍早詞
來請求和及李氏篡立乃繼前世之好自是兩國
信使不絕勝國之難李氏宗社剪焉傾覆會國

隋國恐

家創業之初我速出令反及彼旄倪以紓其民勒而
撫之使好復通夫朝鮮狡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
信義蓋葳貉之俗天性固然方彼喪亂我兵所至
若入無人之境兩月之間八道瓦解二京失守而
李氏不亡以到于今無他是則明主勞其師旅暴
露海外飛帛輓粟以救屬國之意故也夫建州女
直實彼世仇及其縱盜中原竊據上京明社屋矣
而朝鮮無敢出一兵以赴其難賣降納款唯恐不
及而彼於本朝棄恩忘德覷無其耻亦既如此而
况於隣誼乎是故自我國初遣使到來覘我動靜

卜我虛實、內與中國為之反間、以此度之、我今與
彼講信修睦、而受其詐、適足以貽笑遠夷矣、臣當
聞耆老之言、祖宗之世、朝鮮來聘、猶今中山使
者、縣次傳之、到于都下、館之僧舍、次其書幣、贈錢
遣回、猷廟當國、承平漸久、府庫羨溢、欲示遠人
以我富雄、招接彼使、佻擬聘厚、於是所過州縣、爭
以侈麗相夸尚、修除道路、崇尖亭館、而致其饗餼、
極水陸珍奇、杯盤盡畫文金銀飾、既至都下、則館
遇燕賚、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遺其王者不預焉、
自是而後、東西二十二州、水陸千里、調發給使者

平維思平絕

往來人馬船舶、隣路數百里、騷擾殊甚、及四遠之
境、盡輸折役錢、重以官吏侵渎、百姓窮困、遂為天
下大弊矣、屬者彼使將來、辱與末議、考諸事例、一
如舊聞、愚臣竊謂累世之好義、難卒維、不若禮以
節之、宜為之漸、謹上時宜十餘事、然有司只循習
故事、而不達大体、以文其無用、而尽力於苟且無
慮、用費大萬有餘、公私耗弊、猶前日之事也、曩時
殿下嗣位之初、天下之用、嘗屈矣、群臣議欲變
法、通利以足國財、英明獨斷、不允所請、幸因天
地之助、歲比登稔、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與民休息、

德至渥也。臣具聞前世嘉吉中，朝鮮來弔國喪，公
私窮窘，用度不給，以辭之。使者固請不已，乃迎入
京師。夫國家之運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若使
異時府帑空竭，即如曩時，而有以我衰弱示諸遠
方，亦如前世，則實非天下之長策也。昔兩漢之世，
孝武迎彈邪之衆，罷敞中國，光武閉玉門之關，謝
絕西域，檢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空疲耗方內，送
迎外國間諜之使者，臣竊為國不安也。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夫今之時，未革其弊，後不可救也。不勝惓々昧

死陳愚惟 國家留神省察焉。書上，願明召見，問
曰：乃者所定賓客之式，有司不究本末，幾誤國事。
切慮後來未能遵承，今省來書，與我意合。即如其
計，極言無諱。對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德廟之世，我報其聘，彼乃留
館，竟上遷延移日，虛辭飾說，遂謝入京。蓋壬辰之
變，彼有所懲也。自此之後，我亦不往。彼所不欲者，
不強也。今若乃今對州，以告之曰：嚮者辱御繼舊好，
施及敝邑，不腆先君之禮，我亦何忘。敬共弊帛，敢
請聘期，彼必文為之辭，謝勿復使。我又論以先王

往來之禮、摠以祖宗聘問之例、即與之議、乃定其約、彼此往來、止于竟上、以禮館待、而受其書幣、已足勤一使之勞、以除萬世之弊也。上甚稱善。曰：事未晚也。子其熟計。我亦可思耳。居未幾。上不豫。是歲十月升遐矣。

正德二年冬十一月晦日書

按右國書後號紀事原附以係辛卯聘事文字者二十九篇、今既取者之編、故不復載于此云。

逸史釋言

初一日大君者何公方也。公方之稱起乎足利氏原

以為公私之別、泛指大政公事之所出、猶言縣官也。因襲之、存為武人管天下之尊稱、義已係假借、字亦不雅馴、官府文書外、絕不可采用、故與海外諸國、往復書中、鹿苑氏諼明封之耻、始用王號、普廣慈照、循而弗悛、後嗣病其僭、則面書唯標以號、國姓名、或具佗官銜、別無尊稱、大傷國體、而來書皆泐國王之舊、迨國家鞅橐、亦復然、但羅山林氏集中、間有大君字、甚為允當、寬永中、朝鮮入貢、大臣預論稱呼、延來林氏、議始用大君之號、以令朝鮮、我執政與彼禮曹、往復書中、亦皆稱大君、著為永制、明曆天和皆因之。

延寶大表棺上書題亦用九君字人見友元所書見玉露叢則非
惟外交之用為然也正德中白石新井氏用事因建
言再用國王之僭反議大君為僭為者一書名曰殊其所撰五
事略之一援引經史警辨勁論以張其說一時諸儒
不能奪焉享保中寤其非後去王號盡復寬永之式
以至今日則大君之稱國家既成典故矣胡儒間鑄
鐸之言哉予嘗竊誦之曰周易左篇諸書所稱大君
固係天子蓋君字通於天子諸侯大君君之大者故
以稱乎天子耳是泛稱非的稱也書曰友邦冢君又
云庶邦冢君冢大也說者曰冢君尊之也是雖諸侯

也既尊之則稱以冢君冢君大君矣別哉凡名分所
係存乎一世定稱三代而下至今日未嘗聞以大君
易帝號定以稱某大君也今夫一人而得位乎天下
邦君之上豈非君之大者耶因以為定稱實得其宜
何曾嫌於僭乎如王字固有天下之號後殷周之
王即帝也周季七雄稱王者僭也然漢已降有諸侯
王以為宗室有茅土之定稱是矣嫌於僭乎我邦親
王諸王亦爾唐有桓彥範等五王又有汾陽臨淮等
王以為勳臣定稱亦豈可以為僭哉但王而係以國
號即是夏商周之王與漢唐之制愛別是為僭已有

喙三尺，烏得解免與哉？天如后字，后不省方，皇后憑
 玉几，天子也。班瑞于群后，諸侯也。三后協心，公卿也。
 上世蓋相通，自周歷秦漢，有后妃、王后、皇后等，其稱
 既定，後人不復得以皇后指天子矣。夫稱呼既定，則
 王之與后，猶且移以為人臣婦人之稱，乃以古來未
 嘗為定稱之九君，新定以為垂天子之尊稱，何不可
 之有？抑江都勢位之隆，今古無比，故世人行文中，動
 失於僭，然其實已不可用常套文字焉。今若舍九君
 二字，宇宙間，無後可比擬之字，故予深有取於林氏
 之書，况寬永一定之式，自有明文，奕世遵用，以至今

日乎，是以斯然從之云。如白石國王之議，其僭不待
 明者而後知焉，則彼援據之物，今不煩辨。辨自有答人
弓事畧書逐項近儒徃々，割截謚號廟之宗之，蓋出
疏辨宜位特奇乎不得已，而不自知身陷於僭妄，悲夫！且是皆係追
 稱，如飛諸存在之日，果何所稱？

正名緒言

公方之號，未詳其始焉。和事始云，昉于鹿苑公伊勢
 氏，駁之引祗園執行日記，以證先是稱憲菴公為公
 方者，且曰：公方猶今世曰公儀。公儀，公儀，公儀，公儀
起何時今士民尊稱幕府詞也。史記李牧傳市祖皆
定作江都

傳真府注云以軍幕為府古字通用非天子命號也初事始或云公
方本作天子詞後來轉為幕府稱呼愚按東鑑未見
此名而太平紀北野通夜載音砥左衛門行實曰於
其身也不苟過差公方事則不吝千金是固記者之
辭而非藤綱之言抑大轉稱之漸或由此際來歟
寬永以來稱公方以大君按大君字始見易履之六
三武人為于大君愚意大君此稱也稱之于天子稱
之于公方皆無不可今夫庶邦大名假稱為候也即
公方亦不假一揮為號以稱之尊卑何別蘭林曰凡
稱大君者皆言人君易左傳等所言可見然有稱人

父為大君者晉書溫嶠嘗謂親子高曰尊大君豈惟
識量淹遠又魏志董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君昔避
內難此皆稱人父者也錄山
慶長以來朝鮮未聘國書贈答之式稱我曰日本國
王殿下禮曹稱執政曰日本國執政某公閣下稱彼
曰朝鮮國王殿下執政稱禮曹曰朝鮮國禮曹參判
某公閣下寬永乙亥改稱日本國大君殿下其奈未
及明曆乙未天和壬戌並同前正德辛卯又稱國王
享保己亥又稱大君尔後不復改焉
明人之志有分記曰本天皇曰本國王云天皇不與

國事世享國王供奉皆所謂國王所鐘倉室等禮
世幕府也是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者歟然在國人則
未可遽微也

方今江都之事稱諸異邦也曰大君曰國王茲將無
妨肯而白石則曰大君邦人或作天子朝鮮即稱王
孫是重乎我則嫌於冒天子輕乎彼則疑於准王孫
故不如稱王之愈也曰天皇曰國王尊卑顯然亦猶
有周王而有周公何不可之有殊路此特就朝鮮書
或論則亦似有理也抑於本邦紀事定用何稱閩儒
率冒尊稱而擬皇家洛儒則貶之比乎伯府共不得

正矣夫有海內臣諸侯者謂之霸可乎然非皇朝所
許也亦不應稱王則吾意焉籍又意文唯示邦人
乎國字而是矣苟學漢土文者本欲達諸異域也則
稱王論耶大君耶必有一乎此顧者大君則婉而王
號則直也事或關係天朝對言不可苟焉則吾從其
婉者矣



